

红枫叶丛书

曾扬华
著

末世悲歌 红楼梦



汕头大学出版社

末世悲歌红楼梦

曾扬华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粤新登字 1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末世悲歌红楼梦 / 曾扬华 著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7. 7

ISBN7 - 81036 - 200 - 3/I·25

I. 末…

II. 曾…

III. 红楼梦—小说评论—文学

IV. I2

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35 千字 印数: 0 ~ 5000 册

定价: 15.00 元

青春的花季

出落成枫叶的殷红

经了秋霜的洗礼

平添几分生命的凝重

——几片红枫叶

献给年青的朋友

目 录

1. 说不完的《红楼梦》	(1)
2. 《红楼梦》的“朝代年纪”	(6)
3. 《红楼梦》是“淫书”吗	(9)
4. 瑶华为什么不敢看《红楼梦》	(13)
5. 从“末世”感,到《好了歌》	(15)
6. 《红楼梦》与“味”	(19)
7. 《红楼梦》的书名	(23)
8. 《红楼梦》的“楔子”——前五回	(34)
9. 谈“红楼梦曲”	(37)
10. 为贾雨村说几句好话——兼谈“护官符”	(43)
11. 在“虚热闹”的后面	(47)
12. 从“戌初”到“丑正三刻”	(51)
13. “魔魔法”与嫡庶之争	(55)
14. 空空道人与三教合一	(58)
15. 女性的颂歌	(63)
16. 贾宝玉及其“狂”	(68)
17. “怕读文章”与“杂学旁收”	(71)
18. 从贾宝玉与北静王说起	(75)
19. 从《姽婳词》到《芙蓉诔》	(78)
20. 宝玉出家	(84)
21. 他为什么想杀林黛玉	(89)
22. 且说林黛玉的“小性儿”	(91)
23. 林黛玉与“戏子”	(96)

-
- | | |
|-----------------------------|-------|
| 24. 林黛玉的生日 | (99) |
| 25. 林黛玉有“影子”吗? 有几个 | (102) |
| 26. 四只“凤凰” | (105) |
| 27. 从“红香绿玉”到“怡红快绿”的背后 | (108) |
| 28. 说“金”道“玉” | (112) |
| 29. “冷雪”与“热毒” | (116) |
| 30. 这,才是真正的薛宝钗 | (119) |
| 31. 薛宝钗“总远着宝玉”吗 | (123) |
| 32. 宝钗理家 | (126) |
| 33. 在王夫人与花袭人之间 | (130) |
| 34. 呆霸王的一面 | (135) |
| 35. 《红楼梦》里最好巧伪善的人 | (137) |
| 36. 莺儿为何不去倒茶 | (142) |
| 37. 请注意“莺儿他妈”与老叶妈 | (146) |
| 38. 王熙凤是何许人也 | (150) |
| 39. 王熙凤的才 | (154) |
| 40. 王熙凤和钱 | (158) |
| 41. 王熙凤和洋货 | (163) |
| 42. “癞蛤蟆”为什么“想天鹅肉吃” | (166) |
| 43. “老鸹窝里出凤凰” | (169) |
| 44. 是真名士自风流 | (173) |
| 45. 贾迎春与《太上感应篇》 | (177) |
| 46. 处在“槛外”与“土馒头”之间的妙玉 | (181) |
| 47. 大观园里的“岁寒三友” | (185) |
| 48. 在“槁木死灰”覆盖的下面 | (189) |
| 49. 为什么要删去“秦可卿淫丧天香楼” | (194) |
| 50. 一个“嫖了男人”的奇女子 | (197) |
| 51. “老祖宗”与宗法制 | (201) |
| 52. 贾母的烦恼 | (204) |

53. 贾母与史湘云	(209)
54. 王夫人与林黛玉	(213)
55. 贾赦和邢夫人	(217)
56. “酷喜读书”的贾政	(220)
57. 话说周姨娘	(225)
58. 贾环的悲剧	(228)
59. 贾蓉,最无耻之尤	(233)
60. 刘姥姥的三部曲	(237)
61. 小红和贾府的大、小丫鬟们	(241)
62. 晴雯的骨头最硬	(246)
63. 从袭人吃“窝心脚”谈起	(250)
64. 请看这只“没嘴的葫芦”	(254)
65. 藕官与药官	(259)
66. 赖嬷嬷这一家子	(262)
67. “嗔莺咤燕”声中的重要信息	(267)
68. 《红楼梦》里的人物姓名	(272)
69. 大观园在哪里——“苇坑”站牌的启示	(276)
70. 是天足还是“三寸金莲”	(279)
71. 后四十回、续书及其他	(283)
后 记	(287)

1. 说不完的《红楼梦》

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里,传统的眼光是不把小说当文学的,所以在正史《儒林传》、《文苑传》等列传中,三、四流之诗文作者可以赫然荣列榜上,而杰出的小说家们则踪影全无,甚至在野史遗文中也找不到他们的多少事迹,以至许多名著连作者是谁也搞不清,真是何其不幸!

自金圣叹出,把《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列为六才子书,将戏剧小说与传统的诗、文名著并列,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同时的毛宗岗又把他自己评点过的《三国演义》推为第一奇书:“吾谓才子之书之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三国》一书乃文章之最妙者”(《读三国志法》)。金、毛二氏,对确定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可谓功德不少。他们对《三国》、《水浒》的评价,也时有精到之处,对时人和后代亦颇有启发意义。

时隔百年左右,说部中又出了一部《红楼梦》,它一问世立刻蜚声文坛,一直得到众口一辞的赞誉,其名声又掩盖了《三国》、《水浒》:

《红楼梦》为小说中无上上品。

——杨恩寿:《诗余丛话》

如《红楼梦》实出四大奇书之外,李贽、金圣叹皆未曾见也。

——甲戌本《石头记》卷末批语

少读《红楼梦》,……以为文章之奇,莫奇于此矣,而未

知其所以为奇也。

——孙桐生：《妙复轩评石头记序》

……《红楼梦》一书，其词甚显，而其旨甚微，诚为天地间最奇最妙之文。

——犀脊山樵：《红楼梦补序》

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

——林纾《孝女耐儿传序》

《红楼梦》一书，近世稗官家翘楚也。家弦户诵，妇竖皆知。

——缪良：《文章游戏》初编

世所传《红楼梦》，小说家第一品也。

——赵之谦：《章安杂说》稿本

若论小说本色，则《红楼梦》其圣矣。

——邱炜菱：《续小说闲评》

这从作品产生时就开始了的一片赞扬声一直延续到今天。当代评论中对《红楼梦》所作的评语，如“封建社会璀璨的画卷”，“形象的封建社会的衰亡史”，“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等等，不管在具体提法上是否准确，都反映了它是长篇小说中受到了人们一致的最高评价的。

《红楼梦》之被称为“奇书”，又和其他小说之“奇”不同，如《三国演义》之被称为“奇”，署名金人瑞的《三国志演义序》就指出是因为“三国者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而演三国者，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也”。所以“作演义者以文章之奇传其事之奇”。也就是说，《三国演义》之所以“奇”，一方面是因为作者具有“奇手”笔，另一方面，它所写的题材乃是“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即轰轰烈烈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政治大事件。若用这一点来衡量《红楼梦》，那它是显得异常平淡无“奇”了。因为《红楼梦》里写的尽是一些家庭的生活琐事，诸如父子矛盾，

夫妻反目,婆媳争斗,妇姑勃谿,嫡庶夺产,妯娌不欢,儿女私情等等,这都是一些日常生活中时时皆有,处处可见的平凡事情,与那种“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题材远远不能相比。可就是在这种平凡的、许多作品都写过的琐事题材中,《红楼梦》却创造了其他“奇书”所没有的种种“奇”迹出来。

首先,这是一部漂亮的通俗白话小说,在字面上人人都看得懂,人们也众口一词地在总体上给予它以最高的评价。可是当一接触到具体问题时,麻烦就来了。可以说,《红楼梦》从主题思想,人物评价至一些事件的性质,某个细节的意义以至一个词语的理解,都存在着许多分歧以至对立的意见。拿主题来说吧,鲁迅先生曾总结过在他以前的种种看法,有“淫”书说,有“宫帏秘事”说,有推广“易”理说,有“缠绵”的言情故事说,有革命家的“排满”说;到今天则有“爱情小说”与“政治小说”之争,在相持不下时,又出现了“多主题说”等等。人物评价也是如此,光一个主人公贾宝玉就够繁杂的了。最早的评论者脂砚斋认为他是“今古未有之一人”,但却无法评出他是“何等人物”(均为“庚辰本”批语);同时的永忠则称他为“情痴”,时至今日,又有“封建叛逆者”、“新人”、“纨绔子弟”、“色情狂”、“多余的人”等等毁誉极其不一的看法。至于薛宝钗与林黛玉,其正反、褒贬之争,从两百年前以“几挥老拳”形成高潮开始,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果。其他问题的争执大抵皆然。

除了作品本身的纷争,《红楼梦》还存在作品以外的许多问题。如版本问题,曹家家世问题,《红楼梦》的作者问题,曹雪芹的生平问题,“脂批”的评价及其作者问题,有关《红楼梦》及曹雪芹的真伪问题等等。而在这每一个问题当中,又存在着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具体问题。就拿曹雪芹的生平来说吧,就有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他的父亲是谁?江宁织造府是因何被抄家的?西山正白旗三十九号是否曹雪芹的故居?曹雪芹是不是《红楼梦》的原作者?他和脂砚斋的关系怎样?等等,这些之

所以可以列为问题,主要不在于有许多人对它们有浓厚的兴趣,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而在于弄清这些问题对理解《红楼梦》作品本身有很大的关系,它们和曹雪芹头上究竟有多少根头发之类的问题是不同日而语的。

一部公认的名著,竟有那么多里里外外的、却又长期得不到统一认识的问题,岂非一奇吧?

我国文学史上有许多优秀的长篇小说,也都有许多人在对它们进行研究,但对《红楼梦》的研究却与对其他小说的研究不一样。因为《红楼梦》研究已经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这个名称不是什么人随意创造出来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更重要的是有与名相符的研究事实。《红楼梦》还在它创作的时候(当时名《石头记》),就有人对它加以反复的评论,面世后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从它诞生到“五四”后,又出现了一个新流派,叫“新红学”,五十年代以后,“红学”虽经过了曲折,但始终是在前进的,特别至今天,已经出现了一个蓬勃的新局面。国内成立了中国红楼梦学会,每年都有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还出现了不止一家的研究《红楼梦》的专门刊物,特别令人瞩目的是还召开了两次国际“红学”讨论会,它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了。更有甚者,这种热潮的浪头实际上已超出了“红学”领域之外,请看,在艺术界里,戏曲、电影、电视、音乐、美术、芭蕾舞、说唱等等都与《红楼梦》结下了不解之缘;古建筑家已在北京、上海兴建大观园,而精微的小型大观园模型则早已有多数在各地巡回展出;医学家在研究《红楼梦》里的医案;食品学家在研究并已制出《红楼梦》里的佳肴美馐;而电脑专家则已设计出为“红学”研究服务的多种软件,这也是一个首创。这不是由于科学家们特别垂青于《红楼梦》,而是因为《红楼梦》所特有的广博的内容而自然导致的结果。“红学”的这种热潮,决不是凭少数几个红学家的主观愿望在那里弄得起来的,而是其来有自。早在《红楼梦》还未定稿的时候,它就

手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程伟元：《红楼梦序》）。当时的京师竹枝词还说：“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可见在它诞生之初，其本身就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并非有谁在哪里作宣传、贴广告的结果。这也是《红楼梦》的一大奇处。

如果是一个完全没有接触过《红楼梦》的人，他就绝对想不到这部影响如此巨大的作品，还有一个使他惊异不置的绝无仅有的奇处。那就是这样一部旷世无匹的杰著，竟是一部未完成之作。从内容情节来看，全书所缺尚有约三分之一的篇幅，现在的后四十回乃是他人所“补”。这样一来，又自然给“红学”增添丰富的内容，带来了一大堆、同时也是和前面一样的说不清的问题。比如对现在的后四十回应如何评价？它的作者是通常说的高鹗还是别人？里面有没有曹雪芹的文字？曹雪芹是没有写完《红楼梦》还是本来写完了却又遗失了后半部？如果写完了又是什么原因使之“遗失”了的？按照原著的本意，全书的故事情节和各个人物的结局本是怎样的呢？等等等等，又给读者和研究者们留下一大串说不完的题目。这些题目自然不是本文所能说得清楚的，这里只想说明这样一点，这样奇之又奇的一部书，不仅是空前的，或许也是绝后的吧。

“红学”研究，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它不但有这么多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而且从总的趋势来看，还有许多新的问题正在与日俱增哩。

真是说不完的《红楼梦》！

2. 《红楼梦》的“朝代年纪”

《履园丛话》(卷十七)记载,雍正初年有一个叫徐冠卿的学子,因写的诗里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两句,被仇家告发,结果伏罪死。《东华录》乾隆四十三年十月载:乾隆时一个叫徐述夔的诗中有“明朝期振翻,一举去清都”之句,被乾隆皇帝认为“显有去本朝而兴明朝之意”,因而被定以“大逆不道之罪”。这是由于清统治者在取代明朝的天下之后,深畏汉人怀念旧朝,不服新朝的一种心理,是当时激烈的民族矛盾的反映,也是清代统治者实行文字狱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除上面这些话外,诸如“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朝”、“日月”等等字眼,只要牵涉到“清”、“明”二字的均有人文字狱的危险。“清风”、“明月”本是传统诗词中常用的语词,可在清代前期却成为十分敏感的字眼。清代文字狱的横暴,由此亦可见一斑。

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许多作家就十分谨慎,讳言本朝之事,即使写的是清朝的事实,也要伪托异朝。一些现实性特别强烈的作品尤其如此。如与《红楼梦》同时的《儒林外史》,就伪托为元末王冕时之事;稍后的《镜花缘》,则伪托为唐代武则天时的故事。生活在当时的《红楼梦》的作者,自然也不能不受此限制,然而他却别出心裁,不肯“假借汉唐等年纪”,而借空空道人之口,宣称此书:

无朝代年纪可考。

为了显得确乎如此,作者还煞费苦心,作了许多安排,如书中的官制既有古代职称,也有清代官衔;服饰上非满非汉,又似有满有汉;地点上一会南京,一会北京,有时又称京都为长安。对这些如果过于“认真”起来,就会觉得它有许多自相矛盾,混乱不一致之处,而其实却是作者故意如此,用烟云模糊法来掩人耳目,以与“无朝代年纪可考”作呼应。

然而正如作者不甘心于自己所宣布的此书“大旨谈情”那样,他决不希望读者真的以为这是一本《女娲炼石》那样的神话时代的作品。他总是要以他独特的手法来透露它的真谛的。只要像作者说的那样,“一一细考较去”,就会发现它准确、真实的“朝代年纪”。

果然,就在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作者借贾雨村之口,大谈“正”、“邪”二气时,提到了许多古代的人物,当说到“正邪两赋”这一类人时,贾雨村列出了一长串名单:

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

一个书中人物把从上古传说中的许由直到宋氏的柳永、秦少游等的时代统称为“前代”,把元、明两代的倪瓒、唐伯虎、祝枝山等人的时代并称为“近日”,这就明确地表明此书所写的时代必在明代中叶以后,那么后到什么时候呢?在这里无法判明,然而作者却又在后面的一些故事情节中,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其他一些更为确凿、具体的信息来。

第五十三回荣国府元宵夜宴演的剧目是《西楼·楼会》,这是袁于令的《西楼记》中的一出,袁是明末清初的人,这一出戏,就把《红楼梦》的时间至少拖近到明末清初之后了。而早在第十一回宁府为贾敬庆寿辰所唱的戏中,就出现了洪升《长生殿》

中第三十八出的《弹词》。第十七、十八回元春省亲时,她所点的四出戏中,第一出是《豪宴》,它出自作家李玉的《一棒雪》,第二出《乞巧》,又是出自《长生殿》,而李玉和洪升都是清初有名的剧作家,这样,《红楼梦》的“朝代年纪”就完全清楚了。

它是清朝建国一百年来的现实反映;是作者曹雪芹写的“当代”小说。它的“朝代年纪”虽然作者宣称“无可考”,而实际上是通过“细考较去”的办法找出明确的答案来的。

据此,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明白,作者完全没有必要为写一部普通的“谈情”小说而如此煞费苦心的。

3. 《红楼梦》是“淫书”吗

专制统治者与那些假道学先生们对《红楼梦》的诅咒与诬蔑,都是众口一词地把这部书称为“淫书”。如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四编)说:“《红楼梦》一书,海淫之甚者也。”齐学裘的《见闻随笔》(卷十五)也称《红楼梦》“语涉妖艳,淫迹罕露,淫心包藏,亦小说中一部情书。高明子弟见之,立使毒中膏肓,不可救药矣。其造孽为何故哉!因知淫词小说之流毒于绣房绿女,书室红男,甚于刀兵水火盗贼。”陈其元《庸间斋笔记》也说:“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矛也。”汪堃的《寄蜗残赘》(卷九)则诬蔑《红楼梦》使得“聪明秀颖之士,无不荡情佚志,意动心移,宜淫纵欲,流毒无穷。至妇女中,因此丧行靡节者,亦复不少。”在对《红楼梦》这样大泼污水的同时,他们还大肆造谣,说什么曹雪芹在阴司受苦,子孙三代皆哑,以至绝后,都是因为写了《红楼梦》这部“淫书”之报应。

在这些咒骂与造谣声中,最值得奇文共欣赏的是毛庆臻在《一亭考古杂记》中的一段话,他说《红楼梦》

较《金瓶梅》愈奇愈熟,巧于不露,士夫爱玩股掌,传入闺阁,毫无避忌。作俑者曹雪芹,汉军举人也。……然入阴界者,每传地狱治曹雪芹甚苦,人亦不恤。盖其诱坏身心性命者,业力甚大,与佛经之升天堂正作反对。嘉庆癸酉,以林清逆案,牵都司曹某,凌迟覆族,乃汉军雪芹家也。余始惊其叛逆隐情,乃天报以阴律耳。伤风教者,罪安逃

哉？然若狂者，今亦少衰矣。更得潘顺之、补之昆仲，汪杏春、岭梅叔侄等捐貲收毁，请示永禁，功德不小。然散播何能止息，莫若聚此淫书，移送海外，以答其鴉烟流毒之意，庶合古人屏诸远方，似亦《阴符》长策也。

此公不仅和其他人一样，对曹雪芹和《红楼梦》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而且还有一大发明，即主张把《红楼梦》这部“淫书”流放到国外去，作为外国人把鴉片烟流毒到中国来的回报。此公竟把《红楼梦》与“鴉烟”等同起来，并称自己的办法为“《阴符》长策”，自鸣得意。对同一事物，由于观点、立场的不同，差异之大，竟至于此，真是令人叹息不止。

那么《红楼梦》究竟是不是一部淫书呢？其实这一点曹雪芹自己早就作了回答，在第一回的故事缘起中，作者就借石头之口，批评了这一类小说，其中说到：

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伪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小丑然。……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

这一段话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作者是明确地对“前代书中”那些“淫秽污臭”、“坏人子弟”的淫书以至“千部共出一套”的才子佳人小说表示了不满，并把自己的作品和它们划清了界限的。